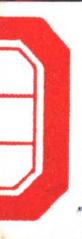


岁月情缘

赵忠祥 著



作家出版社

忠祥 著

岁月情缘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岁月情缘/赵忠祥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9. 11

ISBN 7-5063-1705-2

I . 岁… II . 赵… III .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11786 号

岁月情缘

作者: 赵忠祥

责任编辑: 魏 翦 林金荣

封面设计: 李 明

版式设计: 蒋 艳

插图: 李滨声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印刷一厂

开本: 880×1230 1/32

字数: 337 千

印张: 13 插页: 3

印数: 001-25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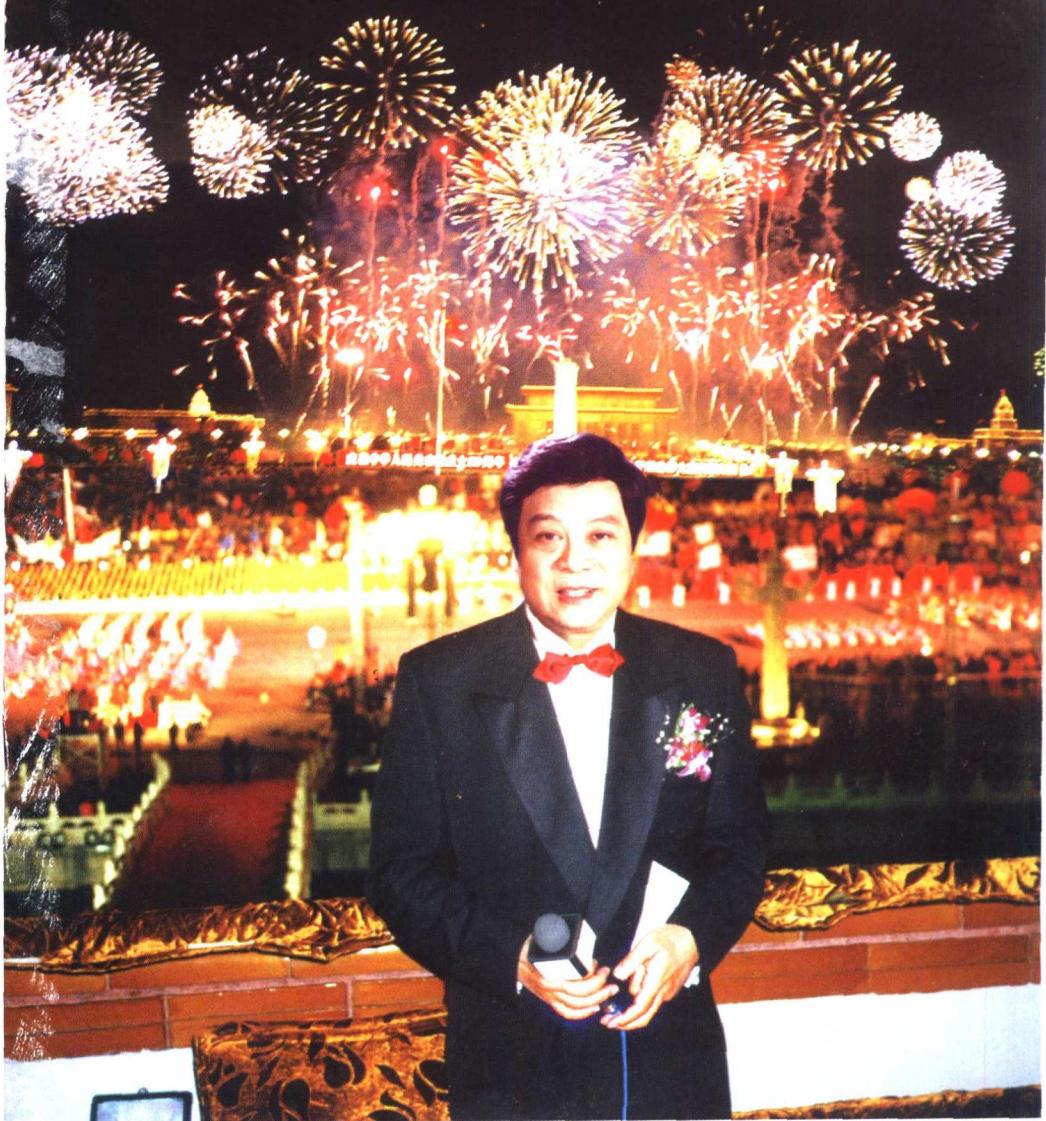
版次: 1999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1705-2/I·1693

定价: 22.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共和国五十年大庆时，在天安门城楼上。

前言

本世纪共和国最隆重的国庆盛典举行完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五十周年联欢晚会现场直播也顺利完成。

整个工作过程紧张、兴奋、激动，工作结束意犹未尽。这庄严、伟大、欢乐的时刻必将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里，那无与伦比的幸福美好的感觉将永在我心中。

1999年10月1日晚，当我站在天安门城楼西侧，看到节日的天安门金碧辉煌，红灯高挂，红旗招展，气象万千，令我心潮澎湃。

19点50分，按照耳机中传来的指令，我满怀豪情地面向镜头说道：“现在，天安门广场，灯光灿烂，花团锦簇，喷泉如注，彩旗飘扬，呈现出一派欢乐的节日景象。首都各界十余万群众早已聚集在广场各处，在欢歌笑语声中，怀着激动的心情等待联欢晚会的开始。”

我年轻的同事们，中央电视台几位主持人分别在广场各转播点，依次向电视观众介绍晚会现场情况，每个人必须在指定的秒数内把话流畅地讲完，一环紧扣一环，当最后一位主持人的最后一句话刚结束，乐曲声响起。

我在城楼报道：“各位观众，现在，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瑞环、胡锦涛、尉建行、李岚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与首都群众一起参加国庆联欢晚会。”

20点，无数条光焰烁烁的金蛇，射向夜空，在一阵阵爆响之中，千万朵礼花绽放，姹紫嫣红，绚丽迷目，光华璀璨，广场上鼓乐喧天，欢声雷动，人们尽情地跳，忘情地叫，开心地笑，整个广场成为节日狂欢的海洋。

我与几位年轻的同事出色地完成了第一部分的直播解说，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尤其在重大晚会的串连中，好的开始意味着整个工作基本成功。此时我身心舒畅，尽管还有许多话要讲，但这次最重要、最光荣的工作我已顺利完成。在这狂欢的夜晚，在这光华四溢的时刻，我也想到自己四十年的播音与主持生涯，虽然前面也还有一小段冲刺路程，但，今夜也算提前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就像我面前那一朵朵耀眼的礼花，那一个个圆形的

闪光，多么像一个个句号。我只是这千千万万个曾有过的光亮中的一朵而已。

就在国庆前夕，一些报纸转载了苏琳对我的采访，标题是《赵忠祥在天安门前深情诉说》，文中这样写道：

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赵忠祥是幸运的。他从十八岁开始就站在天安门广场上转播国庆游行盛况。他说：“我曾为毛主席检阅游行队伍而欢呼；为国庆三十五周年的游行与邓小平同志检阅三军队伍而讴歌；国庆四十五周年之夜，我有幸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在夜空礼花的灿烂光华之中，报道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与人民群众欢度国庆之夜的动人情景。”赵忠祥颇动感情地对记者说：“五十年的光辉历程，五十年的丰功伟业，我是目睹者，我是受益者，我也是参与创造着这一伟业的亿万民众中的一员。今年欣逢五十大庆，国庆之夜，我又将站在天安门城楼现场直播，我将以我最饱满的情感，歌颂我们伟大的祖国。

站在城楼，想到四十年的岁月，我唯一的想法就是怎样继续报答党与人民对我的信任，身为电视工作者，四十年来能被多次委以重任，这是我一生的荣耀。今夜光辉灿烂，今夜幸福圆满。

10月2日中午，离昨夜的灯光、昨夜的焰火、昨夜的欢呼不到十二小时，我已乘上SU-572航班，和我的同事飞向莫斯科，在深秋，在莫斯科一年之中最艳丽的季节，担当《为中国喝彩》中俄两国艺术家演唱会的中方主持。在这个晚会上，我将为俄国观众朗诵俄文诗《帆》，这是莱蒙托夫的著名诗篇，在俄罗斯妇孺皆知。这首诗是四十年前，我的俄语老师单独传授我的，当年我俄语学得不错，老师对我青眼有加，没承想，四十年后，在两国建交五十周年之际，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大剧院的舞台上，我有机会用俄语朗诵这首诗，仿佛为这一天、这一时刻，我已准备了四十年。这只能用缘分来解释了，四十年前，当我学习俄文、背诵这首诗时，正是我们两国人民友好史上的一段美好时光。经过四十年的风风雨雨，如今，我在莫斯科再次重温这首诗歌，我心中无限感慨，深深祝愿中俄两国人民的友谊地久天长。

深秋之际到莫斯科，还有一个心愿，那就是再到1995年夏天我曾去过的刚建成的胜利广场纪念碑旁的桦树林，去领略暮秋时节的一片金黄。因为本书中，我写的《勾老条》一节，文思就萌

生在1995年夏的胜利广场。我面对莫斯科这一片浓密的桦树林，想到秋季的辉煌，进而忆及我儿时的时光……在北京秋末冬初，天气凉了，树叶黄了，一片片硕大的杨树叶子在寒风中飘飘坠下，于是，我们在这落叶纷纷的日子里，投进大自然的怀抱，找到了岁寒之初的情趣，心中有的不是黛玉葬花的那份感伤，而是寸寸光阴寸寸歌的甜蜜。

如今回忆起少时光景，对我而言也，没有感时伤怀的情愫，倒是反刍当年烂漫年华的点点欢乐，对如今的我实在是一种启迪和鼓舞。那时生活是那样的清贫，可遍地都能抠出欢快，如今何不常常聊发少年狂，时时浸在欢愉之中呢？

飞机降下云层，我心怦然一动，因为从舷窗中我看到了莫斯科郊外金色的桦林，在夕阳斜照中，时而朦胧时而斑斓，这绝美的景色，冲击着我的心。我回味着两天来的感怀，要把它付诸笔端，飞机不解我的思绪，径自掠过莫斯科河畔的一片粼粼秋水，徐徐降落。

在这一瞬间，我脑海中闪现的是“情缘”二字，我把我的新书定名为《岁月情缘》吧。情缘偶然，却实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无心插柳柳成行”，“桃李无言一队春”。过去的，无法再规范它的行迹；未来的，我必须要按部就班。我已经没有青少年的大把光阴了，我必须尽力按计划去实现既定目标。

计划写这本书已有两年多时间，决定今岁完篇的念头大约萌生在春季。1999年新春来临时，《中国电视报》约我写篇短文“新春寄语”，百字以内，我说我就写两首七言诗吧，其中隐含出书的打算。诗名《新春感怀》。

—

虎兔相携沐暖风，新春潇洒跃葱茏。

九州得意革新路，四野宁馨绽笑容。

万户荧屏唱心曲，一生酿造效工蜂。

盼来好雨知时节，碧海蓝天舞彩虹。

二

四十流光岁月忙，再抒壮志唱辉煌。

回眸英烈驱虎豹，放眼国人奔小康。

众手耕耘新世纪，同心规整好家乡。

文章唤我谱新韵，万里云程未可量。

第一首的第四句，用了“宁馨”二字。这个词曾引发对我的《岁月随想》的一些批评，有人撰文说一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宗使用“宁馨”二字，意思是“那样的”，决不可以当“宁静”和“温馨”来理解。也有朋友说，时代在前进，汉语要发展，词汇要丰富，不可一味泥古，因古诗有“家无阿堵物，腹有宁馨儿”之句，此处我用四野宁馨入诗，未为不可。何况对此词义大可见仁见智，认为“宁馨”二字只能当“那样的”解的，敬请理解为“四野那样地开心地笑着”。以为可以旧词赋新义的，与我一样当成祥和、幸福、安宁亦可。

《岁月随想》一书，承蒙各界厚爱，销售一百余万册，大约创造了近千万元的经济效益，也算我为经济增长尽了绵薄之力。我至今难以理解为什么有人竟喝令我们不要再写书了，我这本《岁月情缘》的出版算是对这些人的一一个回答。接下来，我还会写第三本书。

我就要离开我为之奋斗四十年的播音岗位了，写作可能是我退休以后的主要生活内容。我会以一个知恩图报的普通百姓的心态与视角，使以后的书从内容到形式都越来越好一点，以报答各界的关爱。

我工作四十余年的岁月中，不仅有要回顾的情缘，也还有责任，把党与人民培养我的点点滴滴记述下来，给我年轻的同事留一点笔记，这是我责无旁贷的义务。

我不指望每本书都畅销，但我希望每本书都能引起注意，批评过我的朋友们，我竭诚欢迎您继续赐教。

我是为爱我的人写的这本书，我愿为他们继续写下去。

莫斯科的市声渐渐宁静。夜深了，此时是北京的黎明，握管凝思，毫无倦意。我将怀着希望，迎来一个又一个朝阳。

赵忠祥
1999年10月3日于莫斯科

前 言	1
“情人墙”遐思	1
烂漫年华烂漫愁.....	56
题 解	57
心灵的憩园	59
儿时游戏回忆缘起	74
捉迷藏	77
玻璃球	83
拍洋画	88
蛐蛐儿和蝈蝈	92
空 竹	109
风 箐	117
蚕宝宝	127
赤包、“姑娘儿”、茉莉花	136
叠三角、跳房子及小吃	144
勾老条	153
画糖人	160
蓝天鸽梦	168
蓝色之旅——芬兰行	193
断玉剪彩	196
穿云破雾飞北欧	198
赫尔辛基	200
白夜谈玉(一)	203
古镇幽情	211

白夜谈玉(二)	221
激流勇进	231
白夜说瓷(一)	243
千湖之国	251
白夜说瓷(二)	264
白夜说瓷(三)	271
国 魂	281
与总统谈环保	284
砍一活三	286
续说陶瓷(一)	294
极尽奢华的行程	302
续说陶瓷(二)	314
往事堪怀	319
蓝衬衣	320
粉墨“串”场	323
铁马金戈娇艳花	333
农民与秃鹫	346
为《动物世界》讴歌	351
默罗屋前思默罗	354
阿尔卑斯山的秋月	358
我的新汽车观	377
戒 烟	383
策杖行	387
感天动地战洪图	396
后 记	407

“情人墙”遐思



灯下提笔思绪如潮……

我知道你历尽沧桑，我了解你心事浩茫。

我明白你欲说还休，我理解你沉思默想……

黄浦江畔防洪墙，你用坚实的身躯护卫着上海滩的安宁，你那宽广的脊背任人依凭，你听到过令人心醉的话语，你看到过含情脉脉的目光，你为苦乐年华男男女女的悲欢离合保持着如金的沉默……

这是一种缘分，是岁月的情缘！我又一次走近你，在一个清冷的深夜，万籁俱寂，月上中天，清辉无限……此刻我想用我的心去谛听你的心语，当我胸膛贴近你时，江水的柔波正拥荡着你，我仿佛听到了你深深的叹息，如泣如诉，如怨如慕，我愿将我的追思，我的感悟，我的遐想，与那如梦如烟，曾令我荡气回肠的往昔讲给你听，并奉献给怀有真情实意的读者诸君。



一

1997年岁末的一个傍晚，家中电话铃响了，我拿起了话筒。“喂，”从另一端传来了柔和而清爽的女声，说着江南味的普通话，“我是上海电视台专题片部的记者柳遐，我们想采访您，麻烦您讲一段话……”“可以，没问题。你们到北京以后，用传呼机与我联系，你记一下好吗？你们到台里来拍摄吧，我们这儿方便，也便于我安排时间。我等你们，好，再见。”我把电话挂断，接下来，继续读报纸上的一条消息。

这个电话并没有引起我特别的注意，因为这类电话很多，尤其在岁末。各地电视台、广播电台和无数个栏目组，都会为庆贺新年、喜迎春节给观众拜年致辞，在辞旧迎新的时刻，有正好赶上台庆若干年，有的栏目开办若干时间，或推出新的栏目或对旧栏目进行改版，于是一派繁忙，北京的剧组往外地跑，外地的记者到北京来。不论是一个台还是一个栏目，在为观众奉献新节目的同时，给大家拜年是必不可少的内容；电子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各个城市，无论天南地北，声像信息都能够快速沟通，大家仿佛处在一个可以手牵手的时空之中，于是，请几位观众熟悉和喜爱的新朋老友，说几句祝福的话语，十分方便。也因如今信息传递便捷，足不出户就可以向各地观众问候、致意，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又有电子技术的时代色彩，被邀请的人何乐不为？如此一来，“名人祝语”便被发挥得淋漓尽致。

早先过年时，一出门碰上邻居，熟人，一定会满脸堆欢，说一些“新春快乐”、“祝您健康”、“恭喜发财”之类的新年吉语。如今老百姓可以电话拜年，电视台自然要搞电视拜年，我们大家都有发自肺腑的共同心愿，这心愿所传出的呼声是如此一致，



这巨大的凝聚力暖人肺腑也感天动地。于是我近几年每到岁末就一遍又一遍地向各地的观众恭祝新年幸福，新春快乐。

上海电视台的电话，之所以不必牢记在心，是因为他们到北京时会再通知我，然后进到台里，架好机器，调好话筒，我站在镜头前，顶多用两分钟就可以完成这次录像。这一阵子，我大约已这样录过一二十次了。有时我站在镜头前，准备开始讲话时就顺便问一下：“对不起，你们是省台还是市台的？”“对不起你们那个栏目，叫什么来着？”“对不起，你们栏目

播了几年啦？”“对不起……”一旦对方回答了我的提问，我就说：“好，可以了。”于是我会这样开始：“某某省的父老兄弟姐妹，值此新年到来之际，借贵台的屏幕向您衷心地祝福，祝您新年愉快，身体健康，阖家幸福。”我还会这样讲：“作为电视界的同行，我为某某台某个栏目全心全意为大家服务这么多年，给各位带来有益的知识和精神的享受表示敬意，相信他们在新的一年中一定会一如既往给大家增添新的欢乐。”或者我还会说：“今后您家的屏幕上又多了一个新的栏目，我相信您一定会喜欢它，作为同行我衷心地祝愿这一栏目越办越好。”最后，我一定不会忘记说：“感谢各位观众多年来对我的支持、鼓励与厚爱，希望您一如既往地批评我，帮助我，能使我更好地为您服务。”不论是哪一个台，哪一个栏目，我都可以把这些话滚瓜烂熟地说出来。但且不要误以为这些话索然无味，这不是在应付、敷衍，我的内心是绝对真诚的，我愿为大家祈福，正如我几十年千百次地说“观众朋



友您好”总是非常真诚与十分热情的一样，我相信，千百次地重复这样良好的祝愿与美好的祝福，不仅会给各地观众带来好心情，也会给我自己带来好心情。由此我也真诚地希望不论什么原因，即便因为某件事使我们心中充满了不满、不安、不快甚至怨恨，一定不要让这毒素沉淀身心首先伤害了自己，而应当以平和、愉悦、美好的情感善待别人，在深情祝福中化解一切。

正当我在岁末寒冷的气候中，一面为我的本职工作投入几乎全部精力并又接二连三地接待各地电视台采访时，上海电视台的电话又打了过来，他们已到北京。“对，对，我记得答应接受你们采访，明天上午吧。”忽然，不知什么原因，我问了一句：“你们想让我说什么呢？”我自己也觉得这个问题有点多余。但出乎我意料的是，他们并不是让我说些祝福之类的客气话，而是希望我能谈谈很多年前到上海时，有没有听说过外滩有一个景观，人们叫它“情人墙”。

寒来暑往，逝水流年，我心头曾珍藏的往昔岁月的记忆，仿佛刹那间被激活了。一种怀旧的情感在胸中涌起，瞬息之间我心潮起伏，抚今追昔有不少感慨，于是我答应，愿意对此说几句感想，同时我心想，他们给它起了个多么美好与浪漫的名字：“情人墙”。





二

这天上午，在中央电视台前的院子东头，在夏日有水、有树、有花、有草，而此刻一片肃杀的小花园旁，上海电视台的几位记者，把机器架在了池旁。池中的水已被抽干，几株高大的柳树，摆动着抖尽叶片的枝条，在冬日暗淡的阳光下，草坪上的青草已一片枯黄，只有三五棵松树仍郁郁苍苍，墨绿色的松针一团团地纠结着，显得格外引人注目。“这样吧，我脸冲东南一点，背后是电视大楼和这几棵松树，拉全了画面可以确认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推上去我背后就是苍郁的青松，北京这个时候有点绿真是难得。”我说。

“准备好了吗？我连续讲两遍，哪遍好就保留哪段，也可以剪着用，行吗？”我向他们建议，并征求他们意见：要不要脱掉大衣？我里面特为他们拍摄穿了一套西装，准备正式录音我就把大衣脱下挨会儿冻。“不必，穿这件大衣也挺好。”“好，那就开始吧！”

于是我讲道：“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70年代中期，我到上海出差，住在外滩附近，一天黄昏，我去外滩散步，我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一对对一双双青年男女纷至沓来，他们相偎相依，情切切，意绵绵。他们摩肩接踵，站在黄浦江畔的防洪墙前，面对波光闪动的江水和昏黑的对岸，在低语，在诉说，在凝视。我心中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震撼。那是一个十分严峻的年代，同时也是物质生活十分匮乏的时代，年轻的男女穿着蓝灰一色的衣服，不约而同地来到黄浦江畔防洪墙，好像发出整个群体无声的呼唤。如今，当年的对对情侣大部分人都已组成了幸福家庭，他们的子女如今也已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这一代人不必再拥挤在黄浦江畔去集体地谈情说爱了，他们有了

他们父母当年不敢想象的物质条件。但不论人世间发生了什么变化，感人肺腑的是永久不变的真情。我目睹过那真情融汇的场面，我从那时起就默默地为他们祝福，我今天仍真诚地为那曾在二十年前站在我身旁的情侣们祝福，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在北京冬日的寒风中，面对同样冰凉的机器，我却觉得有一股暖流在我和它之间涌动。人们都以怀旧的深情和夸大的感慨去写昨天的上海，其实那些陈迹多已蒙上历史的烟尘，存在的也只有空名，绝非昨日的情致，可此刻我心中升腾着春潮般的甜美情感，我面前的镜头，幻化作善解人意的柔和目光。往昔那已被岁月的尘埃和无尽无休的人间杂事掩埋掉的至美纯情，仿佛就在这个瞬间，生机勃勃地苏醒了，含着率真的浅笑，撩开时光的烟雾，二十年前的记忆刹那间如在面前。

是二十年，二十年前。那是诗，那是歌，是亦真亦幻的传奇。

“半欲天明半未明，醉闻花气晓闻莺。娃儿撼起钟声动，二十年前晓寺情。”唐朝诗人元稹的这首七言绝句曾深深打动过我的心，无论别人对他如何评议，我都因为他有着二十年的相思之苦而对他产生了好感，觉得他的至情至性感人至深，也为他失落的情缘旧梦而遗憾不已。元稹写过一篇小说《会真记》，记下了一对恋人缠绵悱恻的爱情，但这段爱情却短暂且不幸，“还将旧时意，怜取眼前人。”不能永结同心的人，说出这样明理却绝情的话语，难怪后代文人，嗔怪这段感情纠葛为“始乱终弃”。一位学者最近还对我说过，这篇小说名为《会真记》，就是希望你能意会到这是真实故事的记录，男主人公是元稹本人，情人是他的表妹。

《会真记》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它被改编成了剧本《西厢记》，流传了几百年，如今还上了电视。文学史上著名的“董西厢”与“王西厢”可视为中国戏曲史上改编最成功的力作。“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月移花影动，疑是玉人来。”多么含蓄却勾魂摄魄的大胆约会。